讀左補義

讀左補義卷之五

四明　姜炳璋　輯

男　埴

莊公一

〔孔疏〕魯世家云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以莊王四年即位。諡法：勝敵克壯曰莊。

〔經〕戊子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莊解〕夫人，莊公母也。魯人責之，故出奔。內諱奔謂之孫。孫猶孫讓而去。○夏單伯送王姬。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爵也。王將嫁女于齊，既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于內女也。天子嫁女于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魯畀不敵，稟傳惟王人，則以內辭書之，一如吾大夫。○單宮誓。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于廟，又不致逆王命，故築舍于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弟宣公杵臼立。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經箋〕命，策命也。若書所謂

蔡仲之命文侯之命耳衞襄公卒景王使人追命之是也此叔季之事非制也不書天闕文按夫子魯臣亦周臣也魯君弑逆大惡一則曰公再則曰公恐未必舍亂賊而罪其與亂賊者疏云春秋書天王者二十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其義一也此書錫命之始○

王姬歸于齊不書逆公不與接經箋秋築館而冬歸于齊齊侯懼魯要其來而爲父復讎也遲之久知魯無復讎之志而後來逆之

○齊師遷紀郱鄑郚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按郱今山東臨朐縣鄑今昌邑縣郚今安邱縣西南有郚城郱蒲丁反鄑郚音茲吾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

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發敘正王法也

公薨于車魯臣民請彭生除之文姜當即歸魯不書統于君也觀三月書孫于齊從前之歸可知矣然則公不行即位之禮豈以文姜未歸而姜之歸又何待公不行即位之禮哉杜氏誤傳云文姜出者指濼之行非出奔之謂也蓋

桓之弑由于姜之出而姜實與弑莊公枕戈復讎旣制于勢絶姜于廟又牽于情一時難言之隱皆此五字盡之姜何以又孫于齊魯人創鉅痛深通國曉曉姜不自安爲自全之計也不書姜氏人受生于父母則有姓氏以別于禽獸姜氏淫于同氣而賊其夫何其姓氏人道絶也（說本逸溪猶）書夫人魯親之而不能絶之也以絶不爲親爲禮知親之而不能絶者之非禮矣魯之臣子可以大義脫其君而行而深惜其不能也公羊史記謂文姜尚在齊杜氏謂文姜當絶齊不當復奔齊皆謬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爲外禮也○（杜解喪制未闋故選其禮得禮之變）

此極魯人忍辱之事王不能諒魯不能辭皆失也穀梁子

曰仇讎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而傳俱寘而不言但曰爲館于外猶爲得禮之變無可奈何僅于內外間別之也呂東萊曰欲與王昏內則畏淸議而不敢與外則畏齊之强而不敢絕相商一個兩不相妨道理夫不知不共戴天之讎一朝畏心頓囬則其發不可禦既知而欲委曲囬護則終于此而已萬充宗曰人情怨讎難于初合自王姬一歸與齊脛就而後此之會夫人遂得託國計以遂其姦矣

經

己丑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往〕解魯往會之故書○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國名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非公庶兄按此時慶父主魯政安得有從師之婁○秋七月齊王姬卒魯爲之主比之內女疏云檀弓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據禮諸父雖不可爲于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𥙐（𥙐齊地音灼）○乙酉宋公馮卒（子閔公捷立）

傳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𥙐書姦也（𥙐齊地涉汶水而會之載驅之詩所由作也不必諱直曰書姦）

經 （庚戌）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杜解）（溺魯大夫）○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季紀侯弟酅紀邑齊欲滅紀故季以邑入齊爲附庸先祀不廢按紀人貴之以字告魯酅今山東臨淄縣東有酅亭○酅戶圭反）○冬公次于滑（兵未有所加所次則書之滑鄭地按河南睢州有滑亭）

傳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

溺之會公使之也疾者疾魯之忘讎非疾溺之專命也衞

朔奔齊衛已立黔牟朔之母宣姜爲齊襄之女名曾助伐之主之者文姜也

夏五月葬桓王緩也（杜解以桓十五年三月崩七年乃葬故曰緩）

春秋之緩葬多矣未有遲之七年之久者蓋不克葬也赴喪而諸侯不聞求賻而諸侯不應至莊王僖王之崩經皆不書并不赴矣王室之微至此天下倘知共主乎桓文興而官授方物聘使將至周室以尊管仲之力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判分也言分爲附庸始于此）

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杜解在）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爲將書次例也舍宿不書輕也言凡師通君臣）

紀季之請爲存宗祀來紀侯之命也故聖人閔之自[illegible]

歸紀後魯君臣爲紀謀者三世桓不能平紀于僖莊豈能平紀于襄鄭突方自擽厚結于齊明年爲奚之過矣莊猶次滑待之不亦愚乎

經 辛卯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杜註魯地享食也

三月紀伯姬卒隱二年裂繻所逆者内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恩成於敵體○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按鄭伯突也三國遇垂欲滅紀也卓氏謂突求釋援紀之怨於齊假陳以爲介紹因同遇垂而謀紀也或以鄭伯爲子儀則子亹之殺祭仲猶娩敢奉子儀食耶且魯黨突以突爲鄭君其書鄭伯必突也

紀侯大去其國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言滅大去者不反之謂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齊侯飾爲加禮附庸以紀國夫人禮葬之。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齊侯稱人諱與讎狩也莫重於其與讎狩也按何以不諱公如不書公安知與狩者之非大夫不足以顯人之爲齊侯也

傳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杜註〕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爲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則楚始于此參用戟爲陳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將授兵于廟故齊蕩動散也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楚爲小國僻陋在夷至此武王始起其衆僭號稱王陳兵授師志意盈滿臨齊而散故鄧曼以天地鬼神爲徵應之符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薨於行不死於敵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樠木木名○樠音門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按除治也梁橋溠水名今在湖廣隨州東南營軍築壘壁也特秘不發喪故故爲奇兵更閉直道作橋梁於溠水築營軍壘以臨隨示爲持久之討故隨懼而行成○溠則嫁反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附注詩芮鞫之即毛傳云芮水厓也及鄭箋乃云芮之言內也杜蓋依用其說謂會在漢西據傳言漢東之國隨爲大若爲會于漢西則楚師元來涉漢下文何得云濟

漢而後發喪也與傳戾矣閻二年渭汭注云水之隈曲曰汭是也按曰臨隨則已渡漢而入其竟矣曰入盟則楚使入盟隨國矣濟漢謂楚師濟漢而還也

曰余心蕩心自動散也曰蕩王心若有使之者矣以師徒無虧王薨爲福鍾氏曰此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愚按楚之僭王自熊通始居然自大志氣驕盈盈而散溢若鬼神褫其魄者鄧曼之言庶乎知幾矣而或謂不滿楚子之窮兵欲諫不能則伊子誠申滅息且殄及母家曼猶在乎何以不聞慈訓也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程解不能降屈事齊盡以國與季明季不叛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違避也陳傅傳見紀侯所以不書奔

穀梁曰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

也。公羊曰不言滅。爲襄公諱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襄公能復九世之讎。故爲賢者諱。夫撥以太王固已不倫。而復讎之說。即襄假之以爲兵端者也。黃楚望曰。漢武法此一語。遂開西南夷。殫財喪師。流血千里。然則春秋果可易言哉。紀侯連姻王室。倚魯鄭爲援。桓王崩。突復纂。齊遇垂以脅紀。故妻棺在殯。委之而行。聖人變文書之。閔紀也。惡齊也。傳云遠齊難。發明經義盡矣。

〔經〕壬辰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杜解〕書姦。疏云蓋齊侯遷紀之師。秋郳犂來來朝。附庸國也。犂來名。按今山東滕縣東有郳城。郳五兮反。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傳〕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杜解〕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

汪云此當連上納惠公君諸國則王人爲正而勢則諸侯爲强此只辭二公子

子〔陳傳〕穆書名有非必貶之者按郳之上世出于邾邾曹姓顓頊之後武王克商求其裔得六終之孫名俠者封為附庸使居邾儀父俠之十二世孫也小邾亦俠之後其時有夷父顏者建功于周因之別封其子友為附庸國而居郳後郳與小邾俱稱子

冬伐衛納惠公也 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陳傳〕不書納以朔入為幾

經 癸巳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按天子之卿大夫皆稱王人不必士也僖二十八年王子虎亦稱王人可見子突王人之字書救始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杜解〕朔為諸侯所納不稱歸而以國逆為文朔以國逆告也 秋公至自伐衛 告于廟也 ○螟 為災 ○冬齊人來歸衛俘 傳言衛寶〔胡傳〕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寶者釋辭也

傳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杜解〕衛大夫甯之以遽旧故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于本末而後立

例閒評論衰
世發神理屈
之慨自在言
[illegible]

衰聚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强拔度審度也衰正也郎楚辟我衰之衰立

黔牟義之正也然必度其時勢本末而後可立吾正道本謂
周室末謂諸侯周室之辟亞不足以及諸侯是本不足以及
枝也豈可詩云本枝百世詩大雅拔因引西周之詩本既盛强足以率枝枝亦蕃茂足以扶本
强謀乎
皆百世焉而謂今其時
哉孔疏謬劉炫更謬

黔牟雖立于二公子。然五國伐衛納朔。而王使子突救之。則知二公子早以朔之罪告之天王。又知天王必受二公子之請。逐朔而立黔牟矣。夫以天子所立之黔牟。孰敢廢之而悍然與抗。納朔而即放黔牟于周。五國皆叛臣也。朔書衛侯。五國奉以爲君。王無如何也。閔周也。莊公抗天子不忠。黨父雖不孝。納罪人不義。其何以立于天地乎。魯黨朔。故黔牟不以奔書也　前篇力表二公子[illegible]

字字老辣也如許

王人之救亦只一語了之何也蓋使二公子有固位之心則必審時度勢不可則止乃奮不顧身寧以一死謝急壽而不忍以苟祿從惠公然則二公子之死雖死猶生而王人之敗雖敗非辱褒二公子者正力表王人也傳有似貶而實褒者此類是也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旺解姜請之欲說魯以謝懇按經著一衛字知朔以寶賂齊齊以分于四國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旺解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林解楚文王鄧曼所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仕于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若齧腹齊喻不可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

爲人所敗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言君無復
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伐申還之年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魯莊公十
六年楚終强盛爲經書楚事張本呂逖楚急于滅鄧見鄧有
可來之數耳三甥不是憂而勸殺楚子雖楚子可殺猶有楚
國存
焉

近楚者莫如申息。次之莫如陳蔡。不翦申息。則楚之藩籬
不固。不朝陳蔡。則窺鄭之門戶不通。故其首謀在滅申息。
而圖北方在服陳蔡若鄧若隨皆隣于楚。其所必爭者也。
傳于楚事開端。便備載季梁諫隨侯一篇。綿結于務三時。
脩五教親兄弟之國。以示千古禦戎圭臬。故漢陽小國。有
全然不繫于心者。則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如黃
人無備是也。有恃之過急者則曰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如

郯三甥之勸殺楚子是也。此皆不知保國之道而無補于亡者也。

經 甲午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杜解 魯地〕。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恆常也謂常見之星辛卯四月五日月光尚微蓋時無雲日光不以昏沒〕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今五月周之秋平地出水漂殺熟麥及五稼之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按今山東東阿縣治即故穀城〕

傳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

後渠崔氏曰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怡然從之古未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衍于詞蓋欲制其僕從胡得為通論哉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弒奚有于子之廢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而何僕從之制夫為子

者利害不較其等至其仁者存亡不酌其取如莊公者痛父復讎而已乇無所忌焉會防而曰齊志言齊有是志而會從令惟謹也時公年已二十矣猗嗟之詩曰頎而長兮言非若曩時之幼弱也又曰射則臧兮言有用武之才也胡爲不乘此復讎彼不以爲讎也曰展我甥兮彼固篤渭陽之誼而視舅最親是以名之無不來而令之無不從誠哉我之甥而不以我爲讎也此詩人之意而傳以齊志括之隱而彰矣

夏恆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按恆星常見之星夜無日光故星見星夜明者夜有日光故星隱而不見也借同也與雨同言如雨之夜多也此天變之大也乃釋氏之熾反以恆星不見爲瑞是猶折都之譏以涉巷誚焉祚也豈其然哉

傳稱兩字極是齊言而用於此時直是楚謂臣一類實之無可言也只書其善言而已善字真德字頭緊將應情餘於文

案徐仲對武國王曰生見

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黍稷尚可更種故曰不害嘉穀補注宣十年秋大水冬饑此年秋大水但言無麥苗而不言饑者以黍稷可更種也劉氏疑之蓋不考書大水復書饑之義

經乙未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杜解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二國同討而齊獨納郕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傳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測義凡師行必告于大廟而奉祧廟之主以行故云治兵于廟俟陳蔡不至眾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訓齊之何休曰陳兵習戰饗士卒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杜解齊不與魯共其功故欲伐之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夏書逸書也稱皋陶能勉種德邁勉也有德爲人降服稱正今書大禹謨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

如殿下何益也故經不書公

八年以來公與齊狩公會伐衛夫人屢如齊幾不知乃父矣然公固不等衛朔之庸庸也或者包羞養晦如石碏之于州吁石厚者然一旦出人不意此亦凡為人子之常理也至是忽書曰師次于郎至軍俱出也以俟陳人蔡人牽率與國也又大書曰甲午治兵蒐乘饗士欲背城一戰也三月駐師積年呼搶將于是伸而無如意在得郕竟忘國恥仲慶父後來之賊臣也詎知大義乃于齊之獨受郕降也勃然請伐齊師斯一請也五廟之靈爽所憑依而桓公飲泣而黙啓之者公乃以脩德待時謝之大書曰師還嗚呼無復望矣越四月而諸兒死安所得儺人報之哉進篇俱削不書公傷之也然則脩何以書之春秋于本國皆曰

方望溪曰各
氏非史公所
及如此篇謀
亂之始史公
非數十百首
莫備此但以
因之作亂及
使間公二游
娛括而哉中
情小於列而
自明作亂之
時遂稱妹如
何告公出期
無知連管何
不殺公於外
何以其人公
宮無阻一切
雜支互叙公

我此云會莊公蓋述他國評論之詞此君子如猗嗟詩人之類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往解皆齊大夫稱尺證反戍守葵邱齊地按今山東臨淄縣西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問命也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太子襄公絀之二人連稱管至父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伺公之間隙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宣無知之言冬十一月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邱姑棼貝邱皆齊地田獵也姑棼按山東博興縣東有薄姑城縣南有貝中聚即貝邱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按立者作人立狀啼者作人啼聲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林解徒役之人名

[illegible]……以無阻皆由得公之朋也

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林解我何汝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齊小臣死於階下亦鬬死遂入殺孟陽亦小臣於牀代公居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年傳三小人者爲臣死忠故特著之不書微不告也初襄公立無常政令無常遠綱常滅也〔左〕鮑叔牙小白之傳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僖公庶子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皆子糾傳奉公子糾來奔陳傳奔非其罪雖援我亦不書杜云不書非卿也非是經書公子不必皆卿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齊大夫爲殺無知傳

通篇以無知爲主入手先叙賊黨而無知來歷却用另叙只因之作亂四字而外賊通矣以連稱妹爲內諜曰以女爲夫人于是連管之言得達于從妹從妹之諜得致於無

知而游獵而歸宮而伏賊互詗交搆內外之賊週矣此無知布置于事前也公田貝邱歸宮之後已將遇賊又得徒人費一番賺賊伏公多少急智于門于階于牀多少替身而諸見之足已見此必急欲爲無知之夫人者爲賊指得之也一路故不提起無知處處暗藏以發明薮罪無知之義然公爲人君弑之何以甚易中間插貝邱一段見天倫滅絕無路可生藜市隊車如同一轍于是助我者舍生無佘謀我者唾手成功而無知儼然立也未點出無常二字將此段意收入以示失國喪身之由復以二公子出奔拓開又以無知虐于雍廪折轉爲殺無知張本結全篇主腦

經　莊公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亂無君故大

從傳納糾下忿補極公自莒先入一節包括交鋒高關情事而發仲射鉤之怨於後寺人披傳於文處補似秦子梁子見

夫得敵于公。蓋欲逆子糾也。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蔑魯地。按山東嶧縣東。○其器反 夏。公伐齊納糾。張迭正義云今定本糾之上有子字。則知左氏古本無子字矣。按公穀今本無子字。與左氏古本合。宜從之 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九月乃葬亂故。魯會葬忘讎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時齊地。按山東博興縣北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胡傳殺之不仁甚矣。後世取國者必殺其主以防後患。流毒豈不遠哉 ○冬。浚洙。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後浚之為齊備

傳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杜解桓公小白。疏云子糾之黨來迎子糾。小白之黨猶自向莒迎小白。各自有黨。須伐乃得入。吳氏曰小白之立。蓋齊國之公議。為社稷計也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 秦子梁子。二子公御及戎右 以公旗辟於下道。以誘齊師 是以皆止。獲也 鮑叔帥師來言

漢推信明契成之節傳特表之

三字可當一篇得賢臣頌

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按傳見書子糾親也親之異桓公也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射桓公故曰讎甘心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按今山東曹州北傳見書取取於魯也病莊公也召忽死之。管仲請囚。蓋管仲固欲生其身以為天下也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按山東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稅士活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音今使。相。可。也。公、從、之。呂說高國嘗為齊上卿而無積然不平之心專以推賢讓能但欲成國事而已

經書齊人殺無知。而傳云雍廩殺之。明聖人以討賊之義。予雍廩也。雍廩挾私怨。非能聲大義而書法不異衛人殺州吁者。蓋無知世席齊寵。弒君有國。其黨盛矣。而廩以一大夫殺之。故聖人重其討賊之事。而恕其有為而為之心。

九年之夏公赫然震怒大舉伐齊此會國臣民枕戈以俟者也詎知讎人已死轉欲爲讎定亂斯時將士燎心三軍負痛不待交鋒而知其必敗矣卒之辱國殃民身幾不免如移乾時之戰爲復讎之師則雖死猶生況未必死今爲納糾雖勝猶敗況于敗績

此爲經齊人殺無知以下大條合傳以小白子糾爲主而歸併桓公之用管仲爲得人慶也鮑叔仲之知已也其傳子糾之日仲之才已識于桓故桓之用可一言決也韓子云齊國之亂二子相私人事一公子焉先達者相收則誣矣

杜氏謂糾爲桓之庶兄經與稽疑廣引管子荀卿莊周史遷及三傳註疏以證桓弟糾兄之說可謂辨矣程子曰糾不繫齊不當有齊也

小白繫齊。當有齊也。糾弟而小白兄無疑矣傳先敘小白再敘糾。其次第亦自可見。魏氷叔詩云自經莫之知語疑非聖人此未嘗細讀論語也。子貢之問重又相並未提一名。忽夫子極表其功。所謂匹夫匹婦。如不顧理義輕生之徒而非名忽之謂也自後人讀論語。皆粘住名忽。遂謂聖人之賤死節。夫豈其然

經 丁酉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杜解〕魯地。二月公侵宋按此書侵之始。三月宋人遷宿宋逼遷之而取其地故以異于遷邢按此遷國之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魯地。按山東滋陽縣西。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荊楚本號後改為楚僻在夷于此始通中國告命之辭猶未合典禮故不稱將帥莘蔡地。按河南汝陽縣境以蔡侯獻舞歸。冬十月齊師滅譚國名今山東歷城縣東南

以遠謀二字作式而三段省君德是議謀之大以後比備相備其所謂忠謀其有衣計都是平食造理只肉食者不能見耳文於前後寫戰外另出一格

有譚城譚子奔莒不言出奔國滅無所出按此滅國之始

傳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杜解魯人古衛反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間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不遍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為大以惡為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信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己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上思利民忠也林解民感其忠思欲報上其可用以一戰也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視車迹一登軾而望之。林解車前橫木為軾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

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桓殺子糾甚矣而又討納糾之罪梟矣齊師之不義不待言也然乾時之敗公幾被獲斯時壓境幾於城朝愕眙曹劌知君臣之亟于用士也故自媒而請其見也先審君德其戰也一鼓而勝而所以得勝之故于事後著明雖老于行陣之宿將不能易此也此真可以振衰魯之氣愧肉食者之心矣然傳之發明經義者不僅此莊公事讎以齊與魯勢不能敵也妄動而隳社稷以殉是以忍辱待時而苦無可乘之時也豈知長勺之役齊桓立國仲父行師較之諸兒何止百倍乃一朝不坐燕不與之曹劌以一乘從而

轍亂旗靡望風而奔使當諸兒之時爲莊公者枕戈待旦以大義激臣民之怒絕文姜而復[illegible]車之讎用曹劌爲帥義旗所指一鼓而殪諸兒之魄矣不此之務今日曰待時明日曰俟德迨貝卬田而時不再來豈非莊公終天之恨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蓋深惜肉食者之誤公而使公不得爲孝子也　迎辭決勝兵家所貴不知已落第二層蓋遠謀必有根本處初不爲戰而戰之必勝正在於此春秋知是義者惟季梁公子目夷及劌三人皆有絕大本領然皆逢闇君不得竟其施爲而劌之於魯僅長勺一試人徒知下半篇爲劌之功而不知其三審君德正遠謀所在而區區克之逐之皆餘事也

爲云許多輕
敘只此[illegible]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皋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皋比虎皮。比音毗]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邱[王氏左翼乘邱之役檀弓以爲敗左氏以爲勝書先敗後勝也]齊師乃還

齊宋兩大國師次于郎以禦衰魯管仲爲之謀南宮長萬効其力猶強弩穿魯縞矣而公子偃者羞爲肉食之鄙且以長勺之捷知魯人之大可用也雖違命竊出不可爲訓而皋比先犯已挫宋師宋師既奔齊師亦退隱桓以來未有克捷如斯者假以禦敵之師爲復讎之舉大一凜然戰無不勝然則肉食中未嘗無人而無如公之不用何也

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

惜也春秋書滅國乃始於荊首之入

杜解妻之姊妹曰姨止而見之弗賓不禮敬也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按史記獻舞留楚九年客死

楚人八年蓄精養銳至此凶焰益張敗蔡而執其君以歸前此之楚所未有也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杜解以九年入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按譚無禮乃齊人藉口之辭譚子奔莒同盟故也補注齊桓圖伯恐諸侯不服故滅小國以示威

楚入蔡齊滅譚彼此對壘儼然衷夏爭衡之勢

戊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按魯地皆在今兗州府境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只一遇災而懼分出言辭名體其一段爲民之心尚未發明故臧孫辰之見歎

傳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杜注〕通謂設權譎變詐以勝敵彼我不得成列成列而不得用故以未陳掎敗爲文補注凡例盡晉史其法左氏有所書皆陳曰戰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大崩曰敗績師徒橈敗若沮岸崩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釋文岸崩謂沮得儁曰克克而勝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覆謂威力兼備若羅網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以自敗爲文明天下莫之得校

宋爲報復之憤兵。公以未陣而先薄。自長勺後。魯、師、凡、三、勝、矣。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陳傅〕傳言外災所以得書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附注〕言如何不使人弔辭也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杜注〕謝辱厚命臧文仲魯大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

民所以敬天 君道也

其興也悖焉（悖盛貌）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忽速貌）。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列國諸侯無凶則常稱寡人）。言懼而名禮，其庶乎（言懼而名稱孤，庶幾於興）。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御說宋莊公子，音悅）。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達臧哀伯也）。

方敗宋于鄑而使弔焉，以弔災之體，爲脩好之誠，公庶幾有息民之心。後述御說恤民隱與弔災相照。

冬，齊侯來逆共姬（逆齊桓公也傳凡爲保親迎合禮不書）。

齊仇讎之國，不可以主昏，然元年已然矣。先年亦之昏也，是年桓之昏也。哀經之中猶與昏禮，況無事之時，有王命焉。故經傳俱從略，然則齊侯之相見，共盟柯之脈胎乎。

讀後傳方知 公之技歟耶

乘丘之役（在十年），公以金僕姑（矢名）射南宮長萬（宋大夫），公右歂

孫生搏之。搏取也不書獲萬時未爲卿。歂市專反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魯聽其得還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爲戲而以爲已病爲宋萬弒君傳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註〕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于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賢之也按至此始歸者以齊桓求霸必不虐此無告之嫠也公羊以國亡徒歸乎叔爲隱隱痛之也非責其失于自防諸解多誤

○夏四月莊王崩太子胡齊。立是爲僖王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捷閔公。莊公子御說立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陳傅〕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補注〕弒不書地〔杜解〕書及其大夫省文也按蒙澤宋地今河南商邱縣北有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手批之也〔補注〕爲多於故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宋公子羣公

三[illegible][illegible]之家
力一以見閑
公聯小人之
邪一以見大
心討凶賊之
功篇中字字
映合不淵以
金傑斷始以
所革紙

于奔蕭。公子御說奔亳。蕭宋邑按江南蕭縣北有蕭城 亳亦宋邑今河南商邱縣北 南宮牛長萬之子猛獲萬之黨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孔疏卿大夫采邑之長謂之宰公邑之長曰大夫此是宋蕭邑大夫也以此年有功宋人以蕭邑別封爲附庸二十三年經書蕭叔朝公按附庸之君例稱字加邾儀父之類則叔其字大心其名也大心率蕭邑之乘及戴武宣穆莊五族討賊則大心非戴氏矣蕭爲楚滅食復焉宋有仍爲公邑故定十一年經書宋大心入于蕭此大心爲宋戴公後大心名偶同耳新唐書表誤記樂大心爲蕭叔大心以爲戴公之裔封于蕭謬矣又毛氏謂宋有附庸之蕭又有蕭邑亦誤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宋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御說 猛獲奔衞。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一百大十里言萬之多力 宋人請猛獲於衞。衞人欲勿與。石祁子衞大夫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王伯厚曰名臣之言可訓萬世 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宋衞木同好惡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醢肉醬并醢猛獲故言皆醢音海

宋王者之後故有大宰華督爲之仇牧大夫也督與牧並死史宜書督于前即其告辭無舍督而專言仇牧者然督有弒君之惡故以全節予牧而督則削而不書傳並敘之以明聖人筆削之義也御說奔亳賊圍之以人望所屬亟欲除之也大心兵力亦盛而辭罪致討兩月間或殺或奔立君以洽其功不在石礶下若夫陳始則受賊繼乃受賂故傳敘石祁子告衛人之言正以著聖人罪陳之義然受賂在陳而不以討賊予宋或曰惡宋之行賂也夫宋不行賂安所得罪人誅之豈得爲宋罪哉時宋魯方惡不書殺

何云遂侯我也陳胡公遂之小宗齊人滅遂故殺之者即殺胡氏

萬宋不告也何以知其方懸會不會葬故知之也

經 庚子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林解衣賓之會一按北杏齊地當在今山東東阿縣境○夏六月齊人滅遂穀梁遂國也林解舜之後今山東寧陽縣西有遂鄉○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此柯齊之阿邑今東阿縣

傳 僖王元年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杜解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脩霸業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也之補注見齊桓急于合諸侯而不務德

宋之亂賊既討矣君既立矣而桓為閔弟羣公子未之嫌也齊桓率諸國以平之師不臨其境大夫一列于壇坫而覬覦銷國本立是其大義夫豈列國諸侯之所敢望故桓之圖霸自此始而桓之有功于中國亦自此始齊侯書爵親至也列國書人以大夫會也然而大夫與諸侯會自此

盛矣　桓公求霸未成諸侯多貳故救患以昭德滅國以示威至齊人成遂而一軍殲焉夫然後知立威者卒自挫其威滅人者卒自戕其衆于是翻然改悔以信義結天下之心而威力不用此召陵之役以德綏諸侯而楚服也

冬盟於柯始及齊平也　莊公始與齊桓通好按公羊載曹子劫盟事其詳史漢俱稱之然不見左國未可信也

當襄之世而不能讎舍襄而讎桓則傎也傳曰始及齊平鄭伯主勤王室恤中國雖平可也

宋人背北杏之會

齊有平宋之功而宋背之何也荆楚方橫鄭人懷貳宋恐桓之未必有成因以挑楚釁故觀望而未即服從

經 辛丑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杜背北杏會故 夏，單伯會伐宋。既伐宋，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宋。單伯，周大夫 ○秋七月，荊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衞侯、鄭伯于鄄。林解衣裳之會二。○按鄄，衞地，今山東濮州東。○音絹

傳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於周。杜解齊欲崇天子，故請師，假王命以示大順徳 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戴岷隱曰：挾天子以令諸侯威[illegible]

前此鄭莊皆以王師伐宋，又以王命伐宋，曰以者，權在下也。而桓之伐宋，傳曰請師于周，請者，得不得未可知之辭，權在上也。於是而知桓之尊天子也。單伯，天子之卿，二傳以為魯大夫，故元年送王姬，改送為逆，黃東發不能決也。呂圭叔云：單伯，周之世族，一侯大夫無稱伯者，即吾大夫

言厲公入也間揷敘內蛇外蛇鬬已屬不測以後論對日間又插敘六年而厲公入分點結尤之以內蛇

未有不書名然則單爲畿內采地魯有單父不得爲單也或云既稱單伯後何以稱子按畿內諸侯亦以公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昭十八年叔向曰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于會其奉命出使或稱單伯或稱單子史官因所告記之耳如謂單伯爲魯臣則伯其名也在元年卽有單伯逆王姬文十五年又書單伯至自齊相距八十二年其爲一人不應如此久存如爲兩人亦不應同一名字也

鄭厲公自櫟侵鄭櫟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之及大陵獲傅瑕鄭大夫大陵鄭地按今河南臨潁縣北有大陵城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

君蛇有餘儀瀉俞云史遷叙白帝子赤帝子斬從此附胎然是蝦夜哭之言始終。幻字不如申繻妖由人良總踊到常浮也

猶有妖乎。孔疏古由猶二字通用按公之聞已在厲公既入之後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按或謂子儀之忌致妖固非節云厲志奪國子儀忌運皆蛇也亦非突之祭兄嗛垠外蛇也瑕殺子儀及其二子內蛇也始則相鬪終則相北而外蛇之毒致足以取內蛇故瑕伏誅而及原繁也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附迭人棄其常德則致妖按突佼詐是無常德也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稱丐雖納我仍有二心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卿也吾願與伯父謂原繁圖之。與原繁有二心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褻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得附已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音不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鄭也子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用也非

斯弑者弑者……濟獨存以甚

申息楚所必取蔡息媯其

弑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弑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孔疏非公子傳所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爾正桓十四年弟語來盟傳稱其字曰子人亦其一也）

子儀于莊元年卽位十四年中齊魯紀五國抗王納朔皆不與其謀差勝乃父矣然北杏之會桓方銳意求霸鄭乃高枕不前孤立無與故傅瑕弑之易也突殺瑕而不得謂討賊者突亦篡兄之賊且瑕之弑突使之也　左氏遇一類事必有理義至當之言以爲圭臬春秋納君者多矣原繁所云實爲千古人臣之法故西山讀書記王氏困學記聞皆取之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杜經莘役在十年繩譽也）楚子如息以

[illegible]

食入享。遂滅息。偽設享食之具去聲使不備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欲以說息媯秋七月。楚入蔡。按史記哀侯留楚此年穆侯居守也穆會于北杏楚鄭之故聞婦言而起自此而蔡服于楚矣莊十九年哀侯死穆即位齊桓侵蔡正在穆侯之世哀侯卒葬不見經不敢赴也至僖十四年書蔡侯肸卒肸穆侯名始赴也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商書盤庚言惡易長而難滅

熊貲過鄧入享。三甥請殺之。祁侯不許。此尚有人心者也。熊貲如息亦入享。乃滅其國。殺其君。虜其夫人。此絕無人心者也。兩傳直叙其事。若深咎鄧蔡兩侯者。其實天方授楚。凡祁侯蔡侯息侯皆聽顛倒於來昔厯亂之天而並受

豺狼搏噬之毒王綱不振無如何也是以不能無望於桓
文

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杜氏曰齊桓脩霸業卒平宋亂宋人服從欲歸功于天子故赴以單伯會諸侯爲文然則桓公之尊周室蓋欲天下共由之也

經 莊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林解衣裳之會三）○夏夫人姜氏如齊（杜解夫人文姜齊桓公姊妹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卿寧按此行欲成齊好也）○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鄭人侵宋○冬十月

傳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始爲諸侯長）

北杏之會諸侯以霸主尊桓而宋背之則桓猶未霸也復會鄄宋衛鄭畏威而來則諸侯凑命矣故云齊始霸桓之先陳于衛不能以其備三恪也譏陳蔡尤逼于楚舍陳蔡而爭鄭是爭堂奧而去門戶也故與會則重禮之其後晉之世伯陳蔡入楚爭鄭救難方知修仲智謀在知武子之上

齊桓延年令諸侯魯皆不與而桓姑置之桓之善處魯也莊忽以文姜如齊非禮甚矣而桓竟受之蓋急欲得魯耳故明年公同盟于幽

或疑國語非左氏所作如管仲內政軌里連鄉之制正不容略何以一字不存不知左傳傳經者也國語記事者也義主于傳經故其敘事全爲傳經而設非比國語專識列國之事也或作傳後其子孫

以所采列國之史復成國語以補傳之未備

秋。諸侯爲宋伐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 鄭人間之而侵宋。

爲宋伐也。桓之于諸侯。勤兵下不叛上。上不陵下。諸侯之所以安也。 鄭突習見乃父驍驍乎有爭霸之勢。今相率以盟主奉桓。故從而間之。於是而知桓霸之難也。其侵宋何也。在櫟時。宋莊欲納之。而閔公桓公無聞焉。積怨故也。

經 癸卯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杜解宋主兵也 班序上下以國大小爲次征伐則以主兵爲先春秋之常也他皆倣此按南北爭鄭子是始 。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滑國都費姬姓按今河南偃師縣南爲古滑 幽宋地今考城縣境 林解衣裳之會四 。邾子克卒。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子瑣立

注云謂叔定叔段反鄭復側

傳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侵宋故

宋故也。釋宋主兵敘于齊先之義伐鄭而宋鄭俱安。安二國則霸成。所以安天下也。

鄭伯自櫟入。在十四年 緩告於楚。補注傳見鄭嘗附楚 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

鄭之向背。為伯之盛衰。始于齊楚之爭鄭。而晉楚爭鄭繼之緩告名以此為名也。自此而鄭無寧歲矣。

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補雍糾在桓十五年 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

二子祭仲也蓋附從 公父定叔共叔段之出奔衛。三年而復之。

曰刖。仕縣文孫定論也

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

依劉數從于一終于十故以盈數為良月

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其不能早辟害

鄭突虺蜴性成。強鉏不能見幾而作。不如公父定叔遠矣。

天下有極兇狠人。郤作一件最豪爽事。如齊襄之報高渠彌是也。有極殘忍人。郤作一件最盛德事。如鄭厲之復公父定叔是也。

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或曰。同盟。諸侯之心一矣。非也。所以一諸侯之心也。張元德曰。古者方嶽有同盟。柄因舉是禮以約束諸侯。自此欲制諸侯而脅從之者。皆曰同盟。黃若晦曰。凡我同盟之人。同盟之辭。當時已有之。非孔子新筆也。此桓伯之成也。公與會何以不書公。賀養敬曰。大合諸侯。為伯主。耦尊二上之始。故殊公不書。乃春秋筆削之大。而存周之至情也。

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按史記莊十五年曲沃武公伐翼弒侯緡盡以其寶王賂王王請命十六年冬命爲晉侯武公盡有晉地更號曰晉始居晉都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冠解周大夫夷采地名蔿國周大夫請而免之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施於蔿國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使晉取夷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王卿士出奔虢避子國之難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子皆桓王崩偕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于經傳王室微弱不能復自通於諸侯故傳因周公忌父之出而見惠王

曲沃于晉愛恩反噬成師弒二君鱓弒一君稱弒三君惟鄂侯令終其餘六世皆不得其死自古亂臣賊子之禍未有如斯之烈也王朝屢世命將討賊至僖忽受賊賂命爲諸侯此桓莊所必不爲者可哀也侯緡立二十四年晉武

弑之自立而必藉號請命于周者一則翼民不服慮生他變。一則齊桓創霸。王靈頻振。故借王命以服本國之心以拒盟主之討此其志也。至是而忠義之士盡矣。史記晉世家云。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蓋傷之也。惜魯史不載。聖筆不書。而傳補之甚詳。翼經之功大矣。　晉武甫得一軍爲諸侯而稱兵畿內。殺天子之命大夫。逐天子之卿士。傳曰子國作亂而助亂者爲晉武也。

讀左補義卷之六

四明 姜炳璋 輯

受業毛 昇齊參

男 埭 塏 挍

莊公二

經 甲辰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程解齊桓始霸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爲鄭執政大臣請齊見執不稱行人罪之也。夏齊人殲于遂殲子廉反。秋鄭詹自齊逃來詹不能使鄭守死以解國患而遁逃苟免書逃以賤之。冬多麋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僖王崩大子閬立是爲惠王晉侯緡卒子獻公佹諸立

傳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禮諸侯于天子有朝覲宗遇之典王十二年不巡狩則六

張盡朝至春秋諸侯不行朝禮于天子而行于大國桓公以尊周爲己任當首復周制乃終身不見天子而且以不朝討鄭何也蓋尊周者其名也若躬率天下諸侯朝于京師則天子之聲靈復盛而霸國之威令微矣與周意淺圖伯意深鰓鰓以不朝見討此首止之會鄭伯所以逃歸也傳曰鄭不朝也以著桓爲徵朝罪魁 管仲富辰皆以鄭叔詹堵叔師叔爲三良而公羊以會用詹計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爲後敗故二傳皆以詹爲佞人夫惑吾天下才辰亦周名臣而以佞爲艮乎

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成醉而殺之齊人殲焉

杜註饗酒食也因族遂之彊宗齊滅遂戍之在十三年○頜烏納反

桓曲沃鄭王
莊號晉虢公

齊以兵力滅遂而齊人卒殲于此傳並書四族予其能復君父之讎也然桓未聞以兵力滅此四族猶見桓之寬大桓自此不敢滅人之國尤見桓之能改過也

經 乙巳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杜解不書日官失之。夏公追戎于濟西。秋有蜮經蜮短弧也蓋以含沙射人為災釋文蜮又作狐蜮云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肌其瘡如疥又云生于南越淫女惑亂之氣所生

傳 惠王元年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杜解王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勸敬之意言備設孫解時惠王新即位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雙玉為瑴瑴音角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按傳屢書朝王為周室幸亦以見霸國既興而此禮遂熄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杜解號音

一齊字示禍胎

此合下作一篇而尹之一叛一逸都爲照應反覆兩殺之爲六殺門刑作反門此見是于明刑之前下段乃用人之訶

朝王。鄭伯又以齊執其卿。故求王爲援。皆在周僭戮爲王定昏。陳人敬從。得同姓宗國之禮。實、惠、后。陳嬀後號

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陳傳爲王子帶起傳

臧公黨弑君之賊。挾之以朝王逆后。聖人不取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戎來侵魯人不知去乃追之按諱其無備

秋。有蜚。爲災也。按南越產此物魯中國忽有之故記之曰爲災則人之愛患者衆

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杜解楚大夫尹之。按權國名。今屬湖廣當陽縣。尹。宰也。以叛。圍而殺之。緡以權叛遷權于那處。楚地。按荊門州東南。那乃多反使閻敖楚大夫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驚巴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攻楚城門閻敖游涌而逸。閻敖不能守城。又游涌水而走。涌音勇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申息俱滅于楚。而傳未及滅申。於六年及此年帶叙伐申。

分叙前段叙
總如以一經

又于哀十七年補叙蠡申侯召戎亡周違姻鄭武天子爲之下戍而卒不能免其西周九廟之靈假手于熊貲乎傳于息詳叙以見息滅最慘而申則因事遞過見其見滅于人者之已後也

經 丙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杜解公子結魯大夫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其稱陳人之婦未入國略言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尊之可也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冬各來伐。夫人姜氏如莒非父母國而往書姦。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邊邑經荅結之盟齊宋不日媵陳也結之至陳不曰盟尊宋也兩穀譏辭及一敗而二事皆詐故三國均疾於魯

傳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于津。杜解鬻巴人爲巴人所敗按津楚地今湖廣枝江縣

弗納轉敗爲功乃見鬻拳有力

從本事追敘前事自刖從好與自殺對寫君子一斷緊接前事附卻兜抱本事是法最密

還鬻拳楚大閽弗納遂伐黃嬴姓國敗黃師于踖陵黃地按讀離光州西南境○踖在亦反還及湫有疾湫今湖廣宜城縣○湫子小反夏六月庚申卒禘法時楚人于魯好命不適赴弔之禮末行鬻拳葬諸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前閽生守門故死不失職○絰田結反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之使其子孫常主此官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言愛君明非臣法也楚能鬻其忠愛所以興

君無功閉門不納君死自殺以殉諫君不從臨之以兵君從之自刖以謝是一個從未讀書之人只是一腔實心任情激發而楚臣不以爲叛楚君不以爲罪君臣相與何可

敘[illegible]子頹取字一順幾嗣宮與收達宮一節承上下

得也左氏以爲愛君齊燕閒云豎楷之定論也是也范寧
譏其殺君方逐志以爲啟後世篡弑之禍則就其一事言
之也
初王姚【莊王妾姚姓也】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
及惠王【莊王孫】即位取蔿國之圃以爲囿【苑也】邊伯【周大夫】之宮
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三子周大夫】而收膳
夫石速之秩【祿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
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自此以來遂不和】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石速士也故不在五大夫數】
不克出奔溫【蘇氏邑】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
【南燕】伐周冬立子頹【按非衛燕之助則賊立就擒】
讀十六年殺夷佹諸傳蔿國一大夫耳何肆橫至此改讀

此敘鄭伯納
王本末前後
以爲鄭伯之
[illegible]見前頭

此乃知子頹之傳也。頹有寵于莊王僖。雖横故其傳然
召外兵殺大夫。逐宰輔。僖王拱手聽之。蓋子頹主之也。惠
王立。復周公之位。已昵子頹為國之心。既奪其圃。子頹作
亂。不克而奔。見衰周尚有禦侮之臣。而蘇子又以桓王奪
田之故。衛朔以莊王立黔牟之故。遂要南燕。敗周而子頹
立矣。傳敘致亂之由。五大夫用明寫。蘇衛用暗寫。而主亂
助亂成亂之人。無不曲折傳出。

經 丁未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杜解來告以故書天火曰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傳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杜解能也按子頹不肯避位 執燕仲父。鄭伯為伐周故按先敗燕師仲父之故除燕一路 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於櫟。秋王及

上如伯後段帶出虢叔亦見首功是鄭伯中間寫子頹貫功得意對面便見天王失所皆所以表鄭伯也豈得以其實見而沒之寂寥一槩下諸器号總括伏

鄭伯入於鄔（王所取鄔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徧舞黃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鄭伯聞之見虢叔（虢公字）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刑官）行戮君為之不舉（去盛饌）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即虢叔）曰寡人之願也

或謂齊霸方盛而天子蒙塵不能削平禍亂輸晉文一籌矣呂東萊曰周室東遷虢鄭秉周政與周最親凡有患難二國首先任為己責齊桓雖圖霸終退然讓之知當時尚不以甲兵強弱為事諸侯尚稟王命據此則王室之亂初不告命諸侯而獨與二國謀觀魯史不書其事則齊桓未

濤云兩與地與器本一時專若兩附分對便只一層文字夾折作兩層將轉而致慨

此節節逶出鄭伯治逐于不鄭光刑功其□□□力

可厚責也。

經戊申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評說雖有篡兄之罪亦有勤王之功。子文公捷立。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莊鮮薨殯祔姑赴于諸侯故具君禮書之。小○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八月乃葬緩慢也

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莊解鄭虢相命弭鄭地按今河南密縣境弭面彌反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疏云西辟西偏也王與之武公之略。界也自虎牢以東。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按河南汜水縣西有虎牢城原伯原莊公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言效子頹辦偏樂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巡守於虢國也天子省方謂之巡守補述惡蔑巡守非省方之比令不及諸侯故不書虢公為王宮于玤。虢地按河南澠池縣界○蒲項反○王與之

[illegible]處[illegible]或於洌泉而王謂特惡鄭請故物鞶又不知賜也鄭伯父子所以快快歎然鄭之樂禍猶之子頹偏舞號之作宮與異鄭伯備樂明為鄭伯之死殆為歎後之亡

洌泉（周邑按陝西同州有甘泉造酒尤美名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玉后）之鞶鑑予之（鞶帶而以鑑為飾也今西方羌胡猶然古之遺服）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飲酒器）鄭伯（孔疏厲公子文公）由是始惡於王（為僖二十四年鄭執王使張本）冬王歸自虢

傳言王之偏也

鄭伯勤王先秦命執燕伯遂入王城得子頹五大夫殺之定天王之位誅逐君之賊當理盡情絕大奇勳也奈當時大義不明周不告命鄭伯既卒號亦隨亡魯史不能聖人無由筆之於經傳特詳之以不沒其功而諸儒曲求不書之故非鑿則迂矣

經 己酉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孔疏肆緩也緩縱大過眚原免也[illegible]法取大罪）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程 惡而例之于眚災以赦之蓋用虞

胡 眚災肆赦之名而不察其實也

謚之祥
杜解反笑成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此宜公書太子殺也池枝始寇 夏五
喪故稱小君 孔亟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歷
月 數莊公獨稱夏五月及經四時有不具者丘明無文皆闕
謬也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劉氏敬曰卿不可會公 傒故沒公爾而杜謂高
之傒 齊之貴卿與魯 冬公如齊納幣 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
之 徵者盟非也 也母我未再期而圖昏 杜注非傳稱大子以賓言
【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 按傳見陳人告不以賓 皆御寇之黨 奔齊 史記
史記陳宣有嬖姬生子欲立之乃殺大子御寇 陳公子完與顓孫 完恐禍及故來奔齊遂有齊 顓孫自齊來奔 非卿書 不
部樂知敬仲之賢則知御寇之非 齊
侯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 羈寄也旅客也 幸若獲宥 宥赦也 及於寬政
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于罪戾弛於負擔 弛去也 君之惠也 所
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 請以死告 以死自誓 詩云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 逸詩也古者聘士以弓言 負羈命懼爲朋友所譏責

稱中分辭鄉辭飲卜之筮之四段一氣相貫辭鄉引詩巳伏下卜妻一段頗涵敬仲之與此有內助故詳懿氏之亦回家將與有間必先故又納敘周太史之筮卜云將有於姜而並辭賄與之合然五世八世筮未明言故結遂以極于成

氏曰。翹翹高貌使爲工正。掌百工之官飲桓公酒。樂。齊桓賢之故就其家會據注人之辭故言

飲桓公酒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

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夜飲爲淫樂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大事記桓公賢之使食采于田爲田氏初。懿氏陳大夫卜妻敬仲。卜龜曰其妻懿氏妻

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雄曰鳳雌曰凰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

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榮有嬀陳姓之後。將育于姜。姜齊姓五世其昌。並于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也。姊妹之子曰出故蔡人殺

五父陳佗而立之。殺陳佗在桓六年生。敬仲。其少也。周史周大夫有以周

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蓍曰筮遇觀☴☷坤下巽上觀古亂反之否。

☰☷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爲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周易觀

卦六四爻辭易之爲書六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

義而論之森解六四近六五之君是謂觀國之光華利用

手筆之極詳
局布置之妙

上二段是實寫敬仲下二段是虛寫敬仲

作賓于王家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孔疏言光在此處遠照于他物從他物之上而有明耀者也接數語總提代陳有國之全旨下乃逐節申明之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為乾故曰風為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按坤土也謂觀下卦巽風也謂觀上卦觀六四變為乾乾上坤下為否卦遇卦三四五為艮之卦二三四亦為艮艮山也謂互卦也有山之林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四為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疏云照之以天光言天子臨照之也既當矣而彼天照又復居有土地開君之象也易位四為諸侯變而為乾乾為天子是有國朝王之象按此兼明二句之義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按此專明賓王之義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孔疏卦名觀觀者視他之辭此卦猶有觀非在已之言故知在子孫按猶有視之道焉仰觀乎天其光甚之

周代陳光軾
附眉

遠否卦天地不交又否爲之卦自他之耀其耀甚遲故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也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孔疏一曰巽爲風爲木風吹木實落去更生他上而長育是爲在異國按巽坤遇卦也風行而之乾已著于之卦之土非復木卦之土交故在異國所謂自他有耀也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姜姓之先爲堯四嶽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按觀否互體皆艮是重艮也山之高大者峻極于天綿亘于地莫如大嶽與嵩降而功與天配姜姓之先生四嶽之祀故知必在姜姓之國然陳國尚盛敬仲又盛是兩大也物莫能兩大必陳衰而敬仲興也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敬仲五世孫陳無宇始大于齊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陳常得政

敬仲奔齊爲陳氏始祖而左氏作傳之時正陳氏專齊之日也故綜其二百餘年事實作統冒而以昭三年晏子之言哀十四年簡公之弒作大結然敬仲奔齊之日相伯方

盛一匡九合氣焰赫然豈知箕伯直柄虞遂伯戲相胡公
太姬而在齊也如卦之姤一陰始生如時之夏秋氣已伏
傳于桓公有餘慨焉　太公有大功于周桓公創霸安周
室以有此齊也陳氏羈旅之臣厚施于民將有其國而傳
若爲之稱美者蓋傷齊也篇中子孫二字最著眼敬仲奔
齊只上二段已足而下二大段結出桓子成子兩大慾正
是深惡其子孫也齊桓賢君敬仲仁義事主君臣相得甚
歡而不虞子孫之不仁不義至此故上二段筆筆反激下
二段意桓公之後齊之子孫終春秋之世無一命當拱手
而讓之陳氏覺陳氏子孫節節可惡姜氏子孫事事可悲
然此中有天焉卜與筮並見于敬仲之世齊霸之年蓋有

嬀之後系出重華光遠有耀本之元德桓公敬仲固聽轉移于天而不自知也傳以互映交綰之文寓悲涼瀟颯之意身與同時故其辭隱約後世讀者會其立言之義也

【經】庚戌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稱辭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王氏曰祭采地叔字天子大夫也但曰來聘假王命而私交也。夏公如齊觀社齊用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公至自齊。荊人來聘不書荊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求成其爲按史記成王熊惲弑其君諸敖而自立楚交中國始此。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蕭附庸國叔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其嘉禮不野合孫解此謂朝於方嶽之禮發杜云叔名胡傳以爲字成二年傳有蕭同叔杜云同叔蕭君之字不得以先君之諱爲字宜從胡傳。秋丹桓宮楹柱也桓公廟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子僖公夷立。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按扈鄭地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有扈亭。音戶

傳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注〕解貢賦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用命諸侯有王從王事王有巡守省四方以大習之大習會朝之禮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于策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前年冬往齊納幣今夏又如齊觀社或謂公聘齊女至齊觀之此不然齊桓豈容女公子有牆外之窺乎然連年大書特書則程子謂譏昏尚疑故以觀社爲名再往請議爲得其情而其所以疑者或曰公初立孟任爲夫人生子般孟任之前成風生僖公公於納幣時年三十有六齊女尚少既以公年過長爲嫌又以既立孟任爲說此其所以疑

也愚以爲不然猗嗟之詩稱羨我甥良爲快婿孟任苟合一言可定且請昏于齊諒必早黜夫何嫌何疑乎盡齊桓不過借以爲辭其意實不在此桓莫主也襄曾讎也殺其父而爲之子者不能枕戈復讎反娶讎人之女以爲宗廟社稷主有人心者必不肯爲彼即肯爲桓恐聽之乎然桓方圖伯有意交驩於魯不便明言故再四留難以爲魯國君臣稍知廉恥自必中止而無如辭之益力請之益堅高傒齊大夫也身與之盟而不以爲辱以致納幣之命也納幣使大夫也身親至齊勉強委禽使之必受也於是又托觀社以行穀梁子曰尸女也尸主也主於請昏意不在社也然齊終以爲疑於是又遇於穀又盟于扈齊侯不得已

而後諾然又恐其中變也於是親至逆女焉自古請昏許昏未有若斯之難也蓋齊襄被弑桓公有國撫襄之女以嫁而莊欲締姻于齊倚桓爲重屢以文姜遺命爲辭必得後已豈知齊桓之意有難以顯言者哉　曾劌諫草想見三代盛時禮度莊之僕僕於齊者非朝會征伐之事也乃欲昏仇女耳托爲觀社盛服而行何可爲後嗣見也言後嗣已隱含先君不明白提出有所不忍也長勺立功後又聞諫論豈非挺挺者乎

晉桓莊之族偪（桓叔莊伯之子孫強盛偪迫公室）獻公患之士蔿（晉大夫）曰去富子（富子二族之富強者）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爲殺太子申生起）

秋丹桓宮之楹

經辛亥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注鏨刻鏤也桷椽也將逆夫人故爲盛飾。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丁丑入明日乃朝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大水何休曰夫人不制陰氣盛故明年復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羈蓋曹世子也方解不稱世子舊史承赤告而書也羈奔而赤告不肯以世子稱明矣按遺喪逾年稱謂而赤奚立猶以未逾年之例名其兄故同于鄭忽既云貢遂以爲羈是曹君赤是戎之外孫故戎侵曹逐羈而立赤也赤歸于曹赤曹僖公也蓋爲戎所納故曰歸。郭公蓋經闕誤或曰郭亡也管子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

疏云刻其桷是亦上文桓

傳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魯大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

可乎（以求丹楹刻桷為共）

天子之楹黝諸侯之楹堊其桷則天子斲之諸侯礱之令丹刻之踰制矣何休云娶齊女以奢示之胡傳誇示齊女也然於先君無與而御孫以為納先君於大惡者何也蓋先君凶德醜行國人共知而其人已亡衆怒亦釋今羣宮黯淡桓廟輝煌刺目怵心者將曰何為有此非常之崇奉也拜其下者即讎人之女天將假手以報也是先君大惡已消而今復標識之猶納之也

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程解傳不言大夫惟舉非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

脩虔敬也皆取其名以示敬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 按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見于廟宗婦見于內不同地大夫用羔雁宗婦用榛栗棗脩不同贄幣者元纁束帛儷皮大夫用之已非禮而宗婦同之無別矣

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秋公至而八月丁丑哀姜入入者難辭也張氏曰見後公而至之日多也又逆辭也穀梁曰宗廟弗受也蓋公自夏徂秋不能久待姜倚強作勢分外從容公之不能制姜兆乎此矣傳但云哀姜至一則爲莊公無限得意從前納幣觀社經書十事皆取償于此一則寫臣民無限哀悼從前蕤車孫齊如齊十餘年通國積憤竟結局于此傳只三字而兩兩俱到謾之行申繼以爲男女相瀆知其必敗哀姜之覿鄉孫以爲男女無別知其必亂二姜淫奔竟如一轍

注云盡公子去而大臨來矣

可不畏哉。

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亦桓莊之族　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盡殺羣公子，蓋有見於桓莊之於故晉也。後遂殺申生，欲殺重耳夷吾，狠心辣手，至此漸熟，然諸富子得士蔿之諧，出奔他國，終其天年，未嘗非幸也。

經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杜解　女叔，陳卿。女氏，叔字。按此諸侯交聘之始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子赤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不書逆女，逆者微。按伯姬，公女，歸杞成公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報女叔之聘

傳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杜解　季友

上段言日食鼓用牲之非禮下段言大水鼓用牲之非禮俱引禮以明之

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嘉好接備卿以字爲嘉則稱名其常也
十九年齊合陳宋之師伐魯季友懼甚至是通姻于齊諸侯輯睦時原仲秉政于陳遂使女叔來聘從前之陳未嘗有也謂原仲篤于交情嘉之令史官以字書魯遂以上卿報聘明年如齊葬原仲亦不名皆魯君臣之私意也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杜氏長歷推之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按非常制猶云非禮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按巳月純陽陰氣當伏反起而掩陽此變之大者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諸侯用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按傳言惟巳月救之尤當急耳非謂餘月可不救也詩小雅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不必正陽爲變也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太僕救日月贊王鼓救月猶鼓況救日乎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

也失常禮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爲眚陰陽逆順之事賢聖所重故特鼓之

日食天變人君當有恐懼脩省之實而伐鼓用幣其文也春秋之世幷文亦廢之十二公書鼓用牲者僅三其行于正陽之月者則文十五年六月朔是也其非正陽之月亦行之者如此年之六月朔實爲七月朔及三十年之九月朔是也餘皆廢即純陽之月如昭十七年六月朔者昭子及太史告之而猶廢也豈知廢之者固爲不敬即鼓用牲者亦非常禮禮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謂之常制乃不鼓于朝而于社僭也不用幣而用牲瀆也傳既引古語又曰凡天災有幣無牲雖餘月日食以及大水皆當用幣也

非日月之眚不鼓凡日月食皆當鼓而特不可大水亦用之也傳以古語未備而補敘如此杜氏但據古語而忘其未兩言遂致謬誤

晉士蒍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聚晉邑）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卒如士蒍之計）

獻公殘忍皆士蒍成之其子孫至吉射而亡無後于晉

經 （癸丑）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詳說暫亦扶戎援以篡兄之國又挾戎威以去兄之黨所殺者必皆無罪而又不止一人按此專殺大夫之始）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宋序齊上主兵按徐嬴姓子爵與秦同祖伯翳穆王時徐偃僭稱王周滅之別封其系以祀伯翳今江南泗州北有徐城）○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傳 二十六年春晉士蒍為大司空（稱〔疑〕鄉官〔補〕法〔傳見〕晉變周制僭王官）夏士

按栢莊之子

蒍城絳以深其宮。絳晉所都也史記是年晉始都絳按今爲山西絳縣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註】【疏】爲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經】甲寅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註】【解】魯地按今山東濮州南有洮城○音叨。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杜】【解】宋地【林】【解】衣裳之會五。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陳大夫原氏仲字也。冬杞伯姬來傳例曰歸寧。莒慶來逆叔姬慶莒大夫叔姬莊公女。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衞地將討衞也按將討衞而會于衞地招衞也○將音卜

【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註】【解】非諸侯之事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伯姬至洮何以不即歸寧卓去病謂哀姜方挾寵嫡不以子女待伯姬未敢遽來而與乃父謀之其說是也至冬歸寧知公請于姜而姜許之也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按衛侯不至

此于陳鄭之服徵霸烈之盛穀梁子曰齊侯得衆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

使上卿出境會大夫葬非禮也然友賢大夫為非禮之行者以原仲為友之舊于陳最昵欲有所謀也說本公穀葉石林曰莊公未有嫡子子般長庶而得立者也慶父通乎夫人欲舍般自立季子懼不能正託葬原仲以為之圖也

冬杞伯姬來歸寧也杜解寧問父母安否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

從虢公一驕字不出棄民從藥民看出無眾下西便可直接西戰將紅西都按進一冊以解紫恐究折仕又吉民被化而後可用是不餓猶難稱用況用饑民安得不亡更附史逆

來歸之歸不反之辭〔補注〕傳見列國史則父母不在而假歸寧之禮以來者亦以歸寧之例書之非謂其富來越氏歸氏皆過鮀之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補義〕言養也言以禮樂慈愛教其民所以預養戰勝之具也虢于四者咸無所畜而因然戒爲非則分崩將有饑餓之患

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括城濮之戰示信示禮一篇春秋去古未遠雖出策士之口猶與聖人不教棄民之言暗合晉文之霸不可謂無家法也人

王使召伯廖〔補註〕王卿士賜齊侯命賜命爲侯伯〔補〕廷外錫命不書且稱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經 乙卯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按杜謂齊侯稱人諱取賂不以親將告是也諸說皆未安不書地史失之〕。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子文公蘧篨立〕。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杜解傳例曰邑曰築郿魯下邑按山東東平州西〕。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魯大夫臧文仲〕

傳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呂說齊侯不以王命為重而受賂則桓公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于此事可見〕

事在十年以前而問罪于十年以後罪在既死之父而問罪于初立之子意者衛去年不與幽之會故王猶齊桓之私而命伐歟然衛懿當躬自引咎聽命于王乃齊師以是日至衛即于是日拒戰無王甚矣桓公親將一戰而勝數

劉云叔急子則從孫氏敵也叔申生亦從孫齊姜也亦可淡矣驪姬欲立其子一爲之主

以王命討霸者之師也而取賂而還自此諸侯行賂霸者受賂恬不爲怪矣

晉獻公娶于賈賈姬姓國無子。烝于齊姜武公妾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按今陝西延安府境小戎子生夷吾附注杜云允姓之戎時未入中土那傳小戎對大戎而言子乃其姓耳按陝西肅州衛西晉伐驪戎驪戎男其君姬姓其爵男女以驪姬納女于人曰女今陝西臨洮縣東有驪戎城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爲獻公所嬖詩觀聽外事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山西隰州東北有蒲子故城二屈今吉州東北有北屈廢縣或云二當爲北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論
[illegible]從中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無形勝算人
其設中
汪云帮分子
指揣近一筆
跂務術字要
猜神求緒
二五耳䝨驪
組

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
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
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旌章也伐功也廣莫謂曠絕卽曲沃蒲屈也言為君之功伐使晉因之
人皆曰狄人攜能之地今皆平僕誠以晉都不可以大啟土乎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
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
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按耦比也言二人
相為比耦以傷大子及二公子也
大旨在驪姬欲立其子。然獻有大子諸子。則其子安得立。
須先分散之。姬不與外事。不得不借助于二五。而二五分
散羣公子甚難下手。盡申生重耳之才。公素知之。而二五
發出一段為民為國絕大謀畧來。是用其所長。必不可已。

末四句忽作韵語歆動貪人爲後來伐皐落氏伏毒于是大子諸子皆出惟姬子在側初以姬爲主至此陰刺其動静輾轉告公則二五爲主而姬轉爲輔二五耦言兩人爲耦而大子之狐突里克先友丹木一班謀臣皆無用也首段總叙或以烝出或再娶出或以嬖出姜固不正姬並亂宗闢門如此所以亂也劉繼莊曰後之讀斯文者皆歸罪獻公然尤而效之踵相接是以君子清心寡欲因所以利國家保後嗣也

諸侯收 元欲服 功遂有 師及 子可 雅歎

楚令尹子元（王弟）欲蠱（惑以淫事）文夫人（息嬀也）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萬舞也）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用也）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婦人既寡自稱）

未人廿御人(夫人侍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

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鄭遠郊之門也。桔，戶結反；柣，待結反。)子元、鬬御彊、鬬梧、耿之不比為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殿，丁練反。)衆車入自純門，(鄭外郭門也。)及逵市。(逵，並九軌。郭內道上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閑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疏云：縣門不發者，縣門如今之門閘，長如門，凡出兵則以縣門上，有寇則發機而下之也。今不發機以閉門，盡出兵而效楚言，以示閑暇。)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桐丘，許昌東北有桐丘城。按邑名。)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諜音牒。幕音莫。)

春秋凡救皆善此。荊伐鄭而諸侯救至，小國以全。尤救之善者也。傳寫子元草草興師，似諸侯不救，楚師亦退而不卻非也。子元振萬欲蠱息嬀，嬀導之伐國，即伐鄭以媚嬀。不

可見野子狠心感而即動迅速而馳實出鄭人不意初入郛門純入郭門及于逵市勢如破竹若內城再入則社稷墟矣斯時諸侯之救未至鄭君臣議奔桐丘又恐欲奔無及故用疑敵之計如李廣之解鞍臥馬以疑匈奴唐太宗之開門擁旆以誤突厥於是子元果不敢進幸緩須臾將率臣民啟行而忽報楚師宵遁則以諸侯之救至也諸侯救鄭只一語點睛而鄭國不亡全在乎此讀者徒知上段閑暇幾于主客游戲傳補將奔桐丘句則上面閑暇處正是無限倉皇也楚幕有烏不特形容夜遁光景乃見救兵方至敵兵隨遁城中居人全然不曉齊桓救患寳為功首矣

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經書大無麥禾於冬周之冬夏正之八九十月也詩七月篇曰八月其穫禾之早熟者十月納禾稼禾之遲熟者蓋麥既薄收至冬告盡兩禾不登民無以食故曰大無麥禾而傳直曰饑也諸儒責魯君臣不能務農重穀以告糴爲末務是也而以告糴罪臧孫則身爲上卿將疾視民死爲無罪乎魯語又以臧孫急病讓夷爲賢則必疾視民死而後不賢乎傳曰禮也言國之常制耳則豈曰亦以善齊入之能恤災也

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杜解〕周禮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毛傳〕先君之廟宗邑廟也凡易一君其君之

弟立為太宗必祭所自出亢一先君之廟于其邑謂之宗邑亦謂之宗廟如鄭友立厲王季氏立桓公廟之類按對舉則城築有別專用則兩字相通

經書冬築郿于前。無麥禾告羅于後。明年又書新延廄若。曰工役繁興正大無麥禾告羅于齊之時也胡氏以為費用廣故倉廩竭若因築郿而致無麥禾者按魯語臧孫告羅之辭云天災流行戾于敝邑知是年必有水旱蟲蝗之災不書者史文闕也

經 丙辰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程解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錄之按孫氏茅氏疑衍一歸字謂叔姬再嫁于季則失身之婦夫子何為卒之葬之乎諸儒立說可怪也○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

傳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

入（註解曰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脩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延廐名經曰新脩舊之謂傳曰新作傳寫之誤也曰中春秋之分也周正改時月不改分至故至在春秋分在夏冬春分出馬者牧馬于郊外也秋分入馬者入于國中以避霜雪也脩廐當在秋分周之秋分在冬今新於春故云不時也年饑與作雖時亦謬而況不時之役乎廐有肥馬恐民有饑色矣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註聲其罪）無曰侵（鐘鼓無聲）輕曰襲。掩其不備陸氏攻傳以爲行師安得無鐘鼓愚謂鳴鐘鼓曰伐不鳴曰侵晉語趙宣子曰伐備鐘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爲襲車也

許爲鄭并。穆公新臣。乘鄭亂。復國至此已三十三年。中興

附云左公致
典起解輟成
火之

之命主也齊桓創覇而不與于會故鄭文侵之蓋受命于
桓也于是僖四年同會于召陵

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劉向曰蜚南越盛暑男女
同川淫風所生為蟲臭惡
公娶淫女故蜚生啖氏曰春秋紀異多矣何必為災傳失之
羅願氏曰負蠜今謂之蜚盤蟲食稻花使稻不蕃又劉原父
曰蜚若朱白首一目蛇尾行水
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國大疫

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
按雖時
亦書
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
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
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火見而致用
大火
心星
次角亢見者
致築作之物
水昏正而栽
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
樹板榦而興作〇才代反
日至而畢
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築基此度周遺制也周堂
盡時史記土功但見時與不時而已春秋之世或備殫
興功或敗作創制時與不時豈足復議而
左氏但以舊例釋之故說者得譏其非

大無麥禾之後有蜚為災又城諸及防雖時亦書為玩災

厲民之戒。

樊皮 周大夫樊其地皮名 叛王。

經 丁巳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按公穀有師字此疑脫誤趙氏匡曰欲會齊圍郕至成待命聞郕已降而不復行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杜解紀附庸小國孤危不能自固蓋齊逼以兵威脅使降附按今山東東平州東有鄣城集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諡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蓋魯地 ○齊人伐山戎 北狄。

傳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補注不告不書

奉命討叛執罪人而歸京師公醜處置遠過齊桓之伐衛取賂矣傳特表之補魯史之闕。

邢蔡之始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猶欲遂蠱文夫人 鬬射師諫。則執鬬廉而梏之。足曰桎手曰梏 射食亦反 秋。申公鬬班殺子元。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 鬬穀於菟子文○穀奴走反於音烏菟音徒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毀減紓緩也補注見楚所以強

結處然出穀於菟為令尹。傳若曰此人得志。諸夏君臣。其旰食乎

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齊桓行伯故欲為燕謀難

或以書人為貶。非也。伐楚而徵貢包茅。伐山戎而燕脩職貢。皆桓公尊攘之烈。安見伐楚可予。伐山戎獨加貶乎。舉孔議桓勤遠略。原兼伐戎伐楚及葵邱之會。今但以伐山戎當之。豈伐楚非遠乎。稱人。君不親將也。不書救山戎。去

燕而齊伐之故書伐不書救也或曰齊欲伐楚恐戎之議其後故伐以威之也

經戊午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杜預判者目非土功之時）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按魯地今由東滕縣東南有薛城）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多與秝解秦魯地今山東范縣南）（芳解一歲三臺豈務悅齊女而示以）冬不雨（不書旱不為災）

傳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以警懼夷狄）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雖夷狄俘猶不以相遺按此西周舊法）

戎狄散處江淮齊魯之間而與中國為難則相與一氣觀十一年同伐王城可見也去年冬齊人伐戎今年夏獻捷

王公之前以也得於此小有神

親行亦以威近魯之戎也。乃傳謂四夷之功當獻于王。諸侯不相遺俘。桓何以親至魯廷。則已注到明年齊侯為楚伐鄭矣。傳有語似盡而意實未了者。此類是也。按望溪謂齊侯報魯莊三王之勤用示昵好而托于獻捷以為名也

經 己未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析解】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齊請宋之請見故進其班張連梁邱近宋按今山東城武縣東北有梁邱山山南有梁邱城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欲飲而死不以弑告故得書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正寢也公薨皆書其所詳內變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莊公大子 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稱君假赴告之禮而行 ○狄伐邢

傳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按以小穀為齊邑

傳摭中無字之言范甯以爲魯邑無據

齊伐山戎以其病魯魯未得以師從而桓親獻捷公受其殊禮而有歉也遂齊有城小穀之事穀近于魯故魯以師助之猶申侯賜邑而齊爲之城耳

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爲鄭報楚）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邱

齊侯連年用師戎在魯西南伐戎以其病魯也徐介宋魯之間伐徐以其病宋也山戎在燕南伐山戎以其病燕也此桓公之勤諸侯也然桓之意則不僅此桓欲伐楚久矣惟恐伐楚之師出而諸戎或搗其虛宋魯之師會而諸戎或議其後故以兵威之（觀徐爲齊取舒可知諸戎皆服從）獻捷親至魯庭

此明虢亡之消息在涼德即照也照由于虐民所致通本一串史過告王就大號證問號詞命先號下俱一筆從而此出虢公史嚚作提筆知留下地步下截寫神居莘詞消居同而史

梁邱遠臨宋境梁邱去齊八百里蓋恤其患斯有以得其心而洽其歡斯有以致其力詳悉望溪傅于敘事俱作不了之辭而此篇特提出齊侯爲楚伐鄭之故始知從前僕僕于魯宋之國者皆爲此也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解虢地有神聲以接人惠王問諸內史過周大夫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興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祭也其至之日亦其物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以此類祭之接過立論不刊然多此一享又何責于虢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聞虢請于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祝大祝宗宗人

嚚之言與史
過相表裏看
他極形態極
自然千載下
使求福於神者讀
人於水旋踵言

此叙子般傳
從築臺說起
此鑒齊深首
一段叙子般
所由生

次段叙犖所
以賊般之由

史嚚史大史應區嚚皆名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則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脩義此信

之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涼薄也爲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春秋每一種事傳必窺聖經之義蘇一篇至理之文二百四十二年其間說神說怪而括之以盛德觀惡四字使人凜然可畏傳之所以輔經也

初公築臺臨黨氏解黨氏魯大夫黨音掌見孟任黨氏女從之閟不從閉而以夫人言許之正夫人言公語立爲夫人也許之孟任許公也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音禱雨祭去講肄也於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觀之圉人犖養馬者公羊作鄧扈樂音洛自牆外與之戲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補正車蓋輕而帆風投遠

稽叙立般酖牙閣由季友

八月以下正叙賊般事

物易高投粗物而能使之高其人爲有力於人矣投門會南城門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

材。蓋欲進其㣚海況問於季友。莊公母弟對曰。臣以死奉般。般欲立公曰。鄉。

者牙曰。慶父材。成季季友也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魯大

夫。鍼其廉反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于魯

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不以罪誅故得立後

世其祿〔經〕〔箋〕聖人以其酖兄爲養之正。按出牙於外而誅之使慶父不及覺也。逵泉魯地。今山東曲阜縣南逵泉是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致位次會也〔補〕正盡適母家

也冬十月己未。共仲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補〕述傳言謂不言殺

公羊言歸獄于鄧扈樂成季奔陳。〔陳〕〔傳〕奔非其罪雖吾公子爲命大夫亦不書立閔公。莊公庶子

於是年八歲

此爲子般卒傳。般杜云。莊公太子。母爲夫人。子不爲太子

乎自哀姜至而孟任黜哀姜無子般未嘗黜也觀閔入與其女弟戲則知般年已長矣上兩段寫出公昏嫡不正閨門無禮御下無法釀成弑逆之禍而般之宜立已在言外然則公意立般托孤可矣何以問後或曰叔姜有子未知齊人之意也則謀之慶父可矣何以問叔牙蓋仲叔同母相比而慶父兵權在手出入宮闈早疑其有異志問後於牙所以嘗之也而悍然以慶父對則慶之殺般牙之嚮慶情見乎辭矣慨慨餘息其如之何既而問友友以死奉般是忠於般也知其忠而不敢顯示以討賊恐哀姜爲之洩也因將叔牙之對述之而討賊之命已陰授於意象間矣故謂友酖之太早者謬也不討慶父力未能也然而慶父

卒弑般般弑而友奔矣於是慶父以兄弟相及之說請於桓而桓乃拒之也何以知桓之拒也下傳云閔公叔姜之子故齊人立之桓欲立閔則不欲立慶父而獨惜桓不於此時執慶父而誅之也